

第二章（节选）亡命手术

“三、二、一”，倒计时在继续，但我已经全然不知了。医生先在我的胸腔侧面切开了三个小口，这是在为要插进一个手术设备准备的开口。这几条疤痕现在仍清晰可见，每条都不到一英寸（约 2.54 厘米）长。第四个切口刚好在我的肚脐下面，从这儿插入一种设备，以便医生能在我体内切开一个洞，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切除我的胆囊。

不过，就在医生开始切第四个口子的时候，不知是什么原因，他犯了一个大错。（这是第一次做手术时发生的，那时詹妮和孩子们还不知道出了这些事。）在我看来，医生插入设备的角度不大对头，不是医学上标准的 90 度。然而，他启动了切割设备——不过，不是在我的腹部肌肉上切了一英寸的小口子，而是在上腹部切开了一个足有 3 至 4 英寸又深又长的大口子。这台锋利的设备割开了我的大肠和小肠，更为严重的是，还割破了我的一条大动脉。然后，它又像匕首一样戳入我的脊椎，损坏了几条神经束。

只要上过生理课的人都知道，大动脉的作用是将心脏里泵出来的血液输送到全身各个重要部位。可以想象，我的大动脉上割了两个洞会是什么后果：血就像喷泉一样喷涌而出。我的血压立即降到 50/30（正常情况下应是 120/80），这就如同将血液注入一块海绵中，无法产生任何压力一样。

尽管我在大出血，但做手术的医生并未察觉。当我的血压开始下降的时候，他感到非常吃惊，也大惑不解。他从前面向我腹部的切口看进去，却未发现任何大出血的症状——由于地球引力的作用，从血管里流出来的血都集中到了我的背部。

上帝作保

这个时候，我望着天花板，能看到光，也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——来自于上帝的声音。他声如洪钟，是的，他的声音清晰可辨。凭直觉，我知道是上帝在对我说话。这个声音就像是许许多多的人一起在和谐一致地同声说些什么。这个声音非常熟悉，令人安慰，使人亲近。我安全了。然而，同时我又觉得这个声音惊天动地，几千年前摩西从沙漠燃烧的荆棘中一定也听到过这个声音。当摩西非常需要希望和指引的时候，上帝就曾这样对他说话。我不是摩西，但我现在也明白，我是多么渴望听到上帝的声音啊！尤其是在这个时候，在辛辛那提郊区医院的手术室里。

在我跟随上帝的这些年里，此前我从未听到过上帝的声音（从那以后也未再听到过）。实际上，我也从未遇到过一个曾听过上帝大声说话的人。这种交流是非常不同寻常的。也许上帝也只是在危急的时候偶尔为之吧。所以，当第一次听到上帝的声音时，我也有点惊慌，直到我听清他在说些什么。

上帝对我说：“不要害怕，没有什么可害怕的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”准确地说，当时我并没有害怕，看着手术室里发生的一切，我不如说是惊愕更恰当一些。这一切就像是 1970 年代电影里描写一个人吃了迷幻药那样。

我感觉自己慢慢地飘向天花板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下面乱成一团。我的视角就像是安在氦气球架下的摄像机。突然，我意识到下面那个人就是我自己，感觉有点奇怪，就像是在梦中一样。但我却十分平安，因为上帝已经给了我保证。此前，我一直认为那些说自己听到过上帝声音的人都是些怪人，但这次自己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了。

心跳停止

医生与麻醉师互相交换了意见。他们怀疑我是心脏病发作，于是他们把我翻过身来。但

这仍无济于事。宝贵的时间一秒一秒地在流逝，而他们仍未发现问题真正出在哪里。另外一些医生也冲进手术室。最后，手术医生在我的腹部切开了一个更大点的口子，这才发现了错误所在。另一位医生仔细地在我身体里检查，最终找到血管上那两个洞口后，用手指紧紧捏住。

为找到被破坏的部位而进行的“搜索”持续了好几分钟。为我做手术的医生紧急要求提供几十个单位的B型血（我的血型）。护士们看到这个要求后觉得难以置信。他们从未听说过要提供这么多的血液。人的全身也不过只有17个单位的血液。

医生们已经找不到我胳膊上的血管了。我的血管本来就很难辨认，再加上没有了血压，就更找不到了。经过几次尝试以后，医生们终于在我的两只胳膊上都扎上了针，开始给我输血。同时，医生们一直在按压我的胸腔，以使心脏保持跳动。实际上，这反而使输进我身体里的血液再次喷出。

我的血压仍下降，心跳也在减慢。身体各部位的血液流动缓慢，最后几乎停了下来。几分钟后，我的血压降得更低，然后不断下降。最后，我的心跳也停止了，监护仪的屏幕上成了一条直线，警报器霎时响了。

“他的心跳停止了！”麻醉师惊呼。手术医生嘴里骂骂咧咧的，其中还有两个人互相对骂起来。护士们乱作一团，想帮忙但又不知所措。这时，我的灵魂已经飘离身体，在空中晃来晃去，但我却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位外科医生，他们已经快要疯了。

我的心跳停止了七分钟，但似乎像是有几个小时。《圣经》上说，上帝可以把时间像橡皮圈一样伸缩：“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”（《彼得后书》三章8节）随着时钟的滴答声，我听到上帝的声音。他和我谈论人生，以及希望我在哪些方面有所改变。我们就像是到树林里散了个步，这种感觉还真不错。

上帝还说了一些足以改变人生，令人难以忘怀的话，这些话让我一生受益。有些我可以与大家分享，有些则只与我本人有关。上帝的这些话已经成为我的生活中心，我常常会谈到这些教诲。

心跳恢复

在手术室里，有人打开内部对讲系统要求帮助：“快点儿！”穿着手术衣的医生和护士们涌至手术室，每个人都想帮点忙。一个医生在按压胸腔好让我保持心跳，另一个医生检查是否在继续给我供氧，两个人几乎是同时这么做的。我的身体猛地挺起来，又倒下去，一上一下，双脚都从手术台上掉了下来。

看起来，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知道如何施行我所需要的血管缝合手术。医院里能够做这个手术的那位医生正好要去吃午餐。就在他的手已经摸到门把手的时候，他听到医院公告系统中的报警声。正是这种警报声和他的反应才救了我一命，也使我的这个故事完全变了样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这位医生缝上了血管上的切口——当然是两处！

心脏重新开始跳动后，我的灵魂也重新进入了身体。这个过程并不剧烈，我就像是处于旋风的中心点一样坦然自若。奇怪的是，我对手术室里发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，而且只有我一人听到了上帝的声音。

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，又重新跳了起来。我的灵魂离开了自己的身体，又重新进来。我死了吗？我复活了吗？在这些问题上，医生们和我的意见不大一样，但有一件事我确定无疑：上帝曾经对我说过话。

艰难存活

尽管在身体上我昏迷不醒，但我的灵却十分清醒。我被送到特护室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特护室不过就是平时的荣誉展览室，只是有些简单的调整罢了（别忘了，我是在一家郊区小医院里）。

护士们继续在我身上忙活着。他们先取掉了我的结婚戒指，因为已经料到我的身体会因大量输血而肿胀起来。他们又在我的气管上插了一个通气管。我模模糊糊地觉得有点不舒服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

我的大动脉最终停止出血，但是到这个时候，大出血的后果开始显现出来。我的身体开始肿胀。我的血管就像是湿抹布，有点合不到一起了。

就在人们围着我忙得不可开交时，我仍然在与上帝平静地对话。我们不仅用言语交流，还通过记忆与图像。上帝让我知道他是如何珍惜我的，那种围绕着被全然接纳的感觉简直无法形容。就在那时，我认识到生活中的一切并不能完全符合上帝的期望。我常常会失败，天使们也会大感头痛的。虽然我有过许多惨败，但上帝仍然完全接纳了我，给我全部的爱，还要再给我一次机会。

我有种感觉，上帝要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要让我抛弃生活中已经成为偶像的那些东西，用全新的生命拥抱每一个人。我要成为一个上帝所喜悦的丈夫和父亲。就在特护病房里，我想起孩子们有许多朋友，但我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！我还要做一个上帝所喜悦的雇主、邻居和朋友。我要做一个《龟兔赛跑》寓言故事中的乌龟，而不是兔子。

要作一个乌龟，这就是我的新目标！